

1212834

一 代 名 伶

劉 喜 奎



蕭 怡 著

南 天 書 業 公 司 出 版

S 012834

K 825.7
904

一代名伶劉喜奎

蕭怡著



石景宜先生贈書

年 月 日

南天書業公司出版



S9003235

序 幕

羅曼羅蘭說得好：

「歷史不是軼事奇聞的蒐集，而是人類體驗的結算，關於這個體驗之正確的認識，不僅是照耀着過去，而且是啓發現在和指導我們的將來的。」

在下從來沒有以歷史家什麼自命，祇是頗有蒐集軼事奇聞的癖好，雖然不敢以爲「人類體驗的總結算」就在我的書篋之內；但也頗想將這些一鱗半爪的東西，寫給人們看看，公諸同好欣賞，這世界上不乏具有慧眼的人，就奉獻給他們去「照耀過去，啓發現在，和指導將來。」也是一件好事。

話說我們中國，早已脫離了女系中心的社會，可是歷史的舞台上少不了女主角出場，一般裨官野史，民間傳說更都是以女人爲中心而出的，早已形成重女輕男的現象。

你說婦人女子無關國家社會的大事嗎？但是許多轟轟烈烈的事情，都是由女人導演出來的。至少，可以說：我們研究歷史的，如能以眼光注視到那一個時代的某一個

名女人身上，必有一番事半功倍的收穫。因爲，從一個名女人身上反映出來的，倒是那一個時代的真象，也就是若干階層的縮影。

在這樣一個認識之下，我認爲不談歷史則已，要談歷史則女人不可不談！不久之前，在下報發表了一篇「賽金花遺事」，就蒐集了若干軼事奇聞，有人說我刻意要替賽前名女人發潛德國之幽光，其實，我也不過是想借她這個人來素描一下晚清的時代，多多少少留下一點歷史的烙印。用意是在此而不在彼的。

繼賽金花之後，民初的時代也是一個既混亂、又滑稽的時代，在那樣彩色繽紛、炫人耳目的社會中，自然也有一些名女人的芳踪出現。她們的軼聞奇事，也正足以供我輩筆下的資料。從現在來看民初時代，也許正是中國戲劇化的開始，京師與民間戲劇都盛極一時，於是，我們的女藝人，或稱女優或坤伶的，真的顛倒了衆生，她們裙下的羣衆自然要比一個名妓更爲熱鬧。

早已有人說過「人生如舞台」的話，不知道從舞台的一角所表現出來的悲喜劇，却是一齣更加現實而動人的戲劇！

於是，我想起了劉喜奎，這一個在民初風頭最健的紅女伶。也想起了她的時代，和

環繞在她周圍的一羣軍閥、政客、文人雅士與青年學生。……這些都是活生生的紀錄，今天海外不乏當年的顧曲大家，見聞廣博的前輩，想來都可以給在下一種鼓勵和指導的！

據考據家告訴我們：當古代的女系中心社會中，認為凡男子都是穢物，凡女子都是聖潔的，所以莊嚴的祭祀神祇或祖先，例須以女的特別是少女來擔當。因而便有女巫出現，也便是中國最早的女藝人從此出現了。不過，後來的女藝人即所謂女優之類，地位已漸往下跌，原因是歷史已進入男系中心社會，女優當然不再為人重視了。

一般說，中國戲劇最初是以男扮女，所謂弄假夫人，恐在漢代便開始了的。在六朝時，還用男角作假婦人。女優似乎是唐代興起的：「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弄假戲。……」唐代多女優，尤其是風流天子玄宗的宮裏不知有幾百幾千個舞女歌妓？「宜春院」中的女優委實是太多了。

關於南宋伶人的記述，現有周密（公謹）的「武林遺事」可考，雜劇脚色四十一人中，却有兩個女優，即王雙蓮與慢星子。所以便有人以為她們大概還不能自成科班，在當時容有男女合演的事情吧（見王靜安「古劇脚色考」）。

元代的女優更爲擅場，在「青樓集」中有珠簾秀、趙偏惜、朱錦繡、燕山旦、李嬌兒、張奔兒等，都是當時的雜劇明星呢。

明時，杭州有女優名商小玲，以藝稱，善演「牡丹亭還魂記」，後因變態心理鬱鬱成病，終於死在紅氍毹上。她的事實，淒艷極了。萬曆年間，金陵馬四娘領了她的十五六人的班子，到蘇州唱「北西廂」全本。那時已有女伶所組成的戲劇班了。

一直到清代中葉，我們所知道的名坤伶仍舊不多，清初有伎小青，色藝皆精，最擅演劇。其後又有女伎青松青來，曾在松江演出關於馮小青的傳奇劇，頗受人欣賞，而她們的身世飄零，更令人同情。

清末，北京還是禁止女戲的，庚子國變後才開始演出。於是在戲劇界的女優中，人才輩出，聲名最大的自然要算劉喜奎，她的號召力在當時幾乎是與譚鑫培、梅蘭芳鼎足三分的。她的崛起，可以說是替千百年來的女藝人們吐了一口氣！

一 在離亂中長成

劉喜奎在清末的戲劇圈子裏，能夠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地紅上那一陣子，應該說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第一、那個時代不是女人演戲出風頭的時代，不容易出頭；第二、她並不是梨園世家，她的血液中缺少藝人的淵源，及沒有什麼人事關係可以攀援。

是的，她的祖上並不是演戲的。優生學家潘光旦先生如要拿她來說明成功的藝人總有一點血緣的關係的理論，便有些說不通了。但是，他的祖父却是做過一任小官的。

劉喜奎是河北省南皮縣黑龍村的人。這南皮縣在滿清曾經出了一位有名的政治方面的人物張之洞，人稱張南皮，說起來，還與劉喜奎的家庭有些親戚關係。

劉喜奎的祖父原是道光乙巳年間進士，分發到江西去做縣官，有一天他去泛舟鄱陽湖，結果竟不明不白地落水死了。據說這是由於他爲官清正，得罪當地的一個土豪，他們收買了他的左右暗算了他。

那時劉喜奎的曾祖父還沒有死，聽到這個消息，哭得老淚滂沱，然是他發誓不讓自

己家中孩子再讀書做官。大有那位涇陽縣知縣大人「勸世人，休爲官……」的慨憤。因此他的三個孫子劉長有、劉秉文、劉廣文，自從他的父親遇難之後，便不能再讀書了，都給他們的祖父送去學了技工，後來都在天津海光寺東局子的兵工廠中，當了機器工人。其中劉長有，便是劉喜奎的父親，秉文是她的二叔，廣文是她的三叔。

實實在在的說來，她是生長在一個工人家庭的。像這類的事情，她自己從前固然不大願意告訴人，知道的人倒也不多。共產黨初來的時候，就以工人第一作爲口號，劉喜奎曾經是工人之女，這一點讓中共方面知道了，便好像如獲至寶，又將這位六十多歲的老藝人給捧了出來，請她參加了一次「全國戲曲工作會議」，這都是因爲她是由工人的女兒蛻變爲藝人的緣故。這個光榮的頭銜是旁的藝人所沒有的。

想起來，劉喜奎坐在會議席上，也許會啼笑皆非吧。

劉長有（喜奎的父親），從小學得一手好技術，能修造來福槍，又會造船。他和妻子劉氏結婚不久，便生下了喜奎，這樣的一個小家庭，也還勉強說得上生活安定的了。想不到甲午那一年，中日戰爭爆發了。原來在天津兵工廠工作的劉長有也被調到鎮遠號軍艦上去工作。長有心裏雖不捨得愛妻和襁褓中的女兒，但那無法抗拒命令，祇得含

淚告別。

於是，他以造船工人的身份參加了「鎮遠」號軍艦去工作，也參加了渤海灣的一次海戰；結果，滿清的海軍吃了一次敗仗，主將丁汝昌也投海而死。日本軍隊的戰鬥力，真是銳不可當。

劉長有偷偷的逃上岸去，在九死一生中，冒着艱險，居然逃到天津的家裏。喘息未定，便從妻子劉氏手裏抱起他們的嬰兒（喜奎）不肯放手，眼淚簌簌地落在他的臉
上。

劉氏看着她的丈夫從天而降，正在驚喜交集，雖然只是兩三個月的小別，人，已經憔悴得不像樣子了。

這時天津的局勢也異常危急，長有覺得，在那裏已不能久留，他們勢必迅速地逃出天津，躲避一下戰火，當下便和妻子商量了一下，決定攜帶了女兒和一些比較值錢的東西，匆匆地逃亡到旅順去。

在旅順，他又很快地找到了一份兵工廠的工作，他們的生活又恢復到天津時代的安居樂業的狀態了。

長有夫婦都非常地鍾愛着喜奎，那時喜奎正在牙牙學語。她像是生有夙慧的樣子，望着自己的父母，就會流露出天真的甜笑，口中不停「伊啞伊啞」的唱着。一舉一動，無不惹人憐愛。

「你看，我這女兒的模樣子長得還不錯吧！將來或許能給我們劉氏帶來什麼福澤。——長有在人前人後都以此自慰。

「女孩子，能有什麼了不得！——只是長大起來，別讓她墮落便算了。」長有的女人相當守舊，正和同一個時代的若干婦女一樣。

「伊啞，伊啞。」他們的女兒發出一種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聲音。

「怎麼，你要唱歌，將來別做成一個女戲子吧。」長有笑着說，逗着他的女人也笑了。

這樣在旅順過了幾年之後，日俄戰爭爆發了。他們又從旅順搬到大連，仍舊過着平凡的日子。

大連是一個美麗的國際化的都市，劉喜奎在那裏聽大人們唱戲，她常常喜歡一個人溜到隔壁姓趙的家裏去玩。原來這個鄰居是一位有名的崑曲科班，班主姓趙名富蘭，是

清代名伶程長庚的學生，能唱很多名劇，尤其是「打蓮香」一戲，被他演唱的絕了。在大連地方，凡是喜歡聽戲的人，沒有不知道這一位趙老板的。

那時趙富蘭已經不大演唱，正在專心培植他的幾位女學生，不想這幾位高足，差不多都是朽木不可雕的傢伙，對於這位名師所教，委實有些不容易領會到他的妙處，老師只有望着她們嘆息。

倒是住在隔壁的劉家的小女兒，每天必定風雨無阻地來聽他教戲，一對喜解人意的眼睛一直望着趙富蘭的嘴吧，望着他的手勢，望着他的脚步，似乎有無窮的興味，有時蹙眉深思，有時又作會心微笑。大有樂在其中的樣子。

最初，趙富蘭自然未加注意，祇當她是一個無知無識的小孩子罷了。後來聽家裏的人說這個女孩子很好玩，才稍加以注意。畢竟他的眼光不凡，一看到她的那種專心聽戲的樣子，模樣兒又生得美人胎子似的，也使自動的拉她來參加學戲，讓她跟那些徒弟們一同練功、學唱。那時她還不過八歲上下的年紀，學戲完全是出自她自己內心的強烈要求。

有一天晚晚上，她從趙家那邊學完了戲，照例悄悄地走回家去吃晚飯。看見他雙親

滿面憂鬱的樣子，對她的母親說：

「女孩子別讓她東跑西跑的，給人家說咱們沒有家教。」

「唔，唔。」她母親隨口答着，便又關心地問劉長有：「這兩天你的身體覺得怎麼樣！」

他父親又歎了一口氣說：

「今兒剛去瞧過大夫，聽的口氣，還沒有什麼大礙。不過必須休息休息，我想不如回天津去，那邊的親休朋友多，總可以有個照應。」

劉喜奎聽父親的話大吃一惊，她並不知還爲父親的身體焦急，只怕一離開大連，便沒有機會學戲了。

劉喜奎又想她的母親或許不會依着父親回到天津去吧；本來，在大連住得好好的，爲什麼又要開碼頭，她完全想不出父親爲什麼這樣不喜歡大連的，也許是因爲到了大連之後，便時時生病，因便便不願再呆下去。

她用一對乞憐的眼光，望着她的母親。只見她母親面部毫無表情，顯然是服從了父親的命令。於是，她再度失望了，小小的心靈上覺得有說不出的悵惘。

一個早晨，當趙富蘭正開始教戲，許多女孩子正在吊嗓子，傳出一片悠揚的管絃聲和唱曲子的聲音，劉喜奎的一家就在那個時候離開了大連的舊居，開始踏上回天津的征途。劉喜奎牽着她母親的衣角，還想聽完那最後的一齣戲再走。

可是他的父親在旁邊用怒目相視，一個生病的人火氣往往是很大的，她一邊用手扭着劉喜奎的耳朵，一邊問她：

「你到底走不走？」

於是，劉喜奎含着淚跟他走了。

路過營口，他們便住到一家小客店裏，料備第二天大早再趕路到天津去。不料就在這天晚上，劉長有再也支撐不住，病倒下來了。一夜之間，吐了滿痰盂的鮮血。在人生疏的營口，劉氏也不知道如何去請醫生，祇望着丈夫流淚。客店裏雖然有急公好義的人替他們去奔走，請了醫生來，仍然無法挽回長有的生命。

長有在彌留之際，神智倒還是清醒的。他對喜奎的母親說：

「你別難過，這是命運如此；但我也想不到做了一世的好人，結果還是死在客中！……我死了之後，你要好好地對待喜奎，讓她好好地地上進，不要使她墮落下去！」

說到這裏，他便咽下了最後的一口氣。他的「未亡人」早已哭得死去活來。幸有當地熱心人士爲她們出錢出力，才將長有的遺體草草地理葬了。同時，他們對於他所遺下的寡妻弱女，也給她們安頓了住所。他們在進退維谷之際，也只好在營口暫住下來，過着母女兩人相依爲命的生活。從此劉喜奎在失去了父親之後，這世界上便只有一個最親愛的母親了。

二 鶯聲初試

營口是東北四大海港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它的重要性還在大連之上。營口當初所以特別繁榮，就是因着鐵道尚未鋪設，有遼河運輸之便，這擁有二十多萬人口的城市，正在遼河的上面，便很自然地成爲東北的唯一海港；也成爲各地商旅客家集中的地方。

在那裏可以真到滿港的帆檣，連天蔽日。埠頭上的大豆、豆餅，以及油桶，一堆積

如山」是很適當的形容。從密佈的油房中噴出來的黑煤煙，使天色也昏起來，遠望渤海的夕陽，覺得營口真是充分表露出富饒東北的氣概。

可是，劉喜奎的母親所以移家營口，並不是選擇了這個地方的富庶與繁榮，適宜於她們孤雛與寡鵠居住。不過因為自己的丈夫劉長有既然已經死在那裏，莽莽天涯，自己委實不知道應該投何處？在「一動不如一靜」的情形之下，她就這樣安頓下來了。同時，由於她初來這裏，就發現到那裏的人情味頗不淡薄，大有好感。我們知道，中國當比較承平的時代，像營口那樣富庶的地方，人民相處，原來就是非常厚道，而富於同情心的。至於在若干地方所表現出來的人情澆薄，也不過環境使然，實逼處此耳。

至於劉喜奎的幼小心靈中，自然更談不到對於營口風光的印象。她除了依偎在母親親的膝下，看她黯然流淚，而徬徨無措之外，其餘的時間，仍然念念不忘她在大連的舊芳鄰，也就是那位善唱崑曲的班主趙富蘭，她想：她想：現在又從那裏找到這樣有趣的玩藝兒呢？

這時候劉喜奎的母親由於當地熱心者的幫忙，已經由小客店搬到一個院子中去居住，憑着她的勤勞，替人家洗衣縫紉，兩個人的生活總算沒有什麼問題了。

也許又是一次巧遇，也許是老天刻意要造就這樣一位藝術人才，劉喜奎在這所大雜院裏又和一家戲班子做了鄰居。她們搬進去的第二天，便聽到後院中有唱戲的聲音。劉喜奎不覺喜形於色。她又看見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先生，在院子中進進出出，人家都叫他「耿大爺」。這位耿大爺是他們的班主耿大力，當時在北方是一個有名的「刀馬旦」，他的藝術也是得之於程長庚所傳授的。

那時劉喜奎的高興，也許和哥倫布最初發現新大陸的心情不相下吧。一種對藝術探索的好奇心使一個小孩子忘記了羞澀與畏縮之心，沒事就溜到後院去作壁上觀。這時耿大力的班子裏已有五六個女孩子在學戲，她們的年齡都比劉喜奎大幾年呢。

劉喜奎年紀雖小，却很知道怎麼應付環境，她開始便和耿大力的學生們取得聯絡，並且把她們叫着「姊姊長」，「姊姊短」的，這些女學生也便樂於和她一同玩。從此以後，她真見她們學戲的時候，也便跟着學起來。畢竟因為她的天賦既好，在大連的時候又從趙富蘭那裏學得了一點小小的基礎，現在學起來的時候，一切也都便利不少。

於是，耿大力也便很快地發現了這個常混在他的學生羣中的「旁聽生」。那天教完了戲之後，便拉着她的小手，和靄地問她：



「你叫什麼名兒？你的戲是從那兒學來的？可以告訴我嗎？」

「我叫劉喜奎，小名叫做桂緣。從前咱們住在大連的時候，有一位趙老伯給我教過戲。」劉喜奎很有禮貌的答覆他。

「大連的一位姓趙的……可就是趙富蘭不成？」耿大力想起這位在大連的同行。

「正是他！」

於是，耿大力撫摸了一下她的小頭顱，又對她低聲鼓勵着：

「你很好，以後每天就到我這兒來學戲好了。反正你就住在前院裏的不是嗎？」

「是的，讓我謝謝耿大爺。」劉喜奎說着，便向耿大力鞠了一躬，歡天喜地跑回家去。

這時耿大力正在教授着一齣「二進宮」。這位老藝員是能者無所不能的，他的劇藝雖然以刀馬旦爲主，可是對鬚生及武生戲一樣在在行，由他教楊出來的「二進宮」中楊波，正是舞台上的一個活楊波。

劉喜奎靜靜地真他的表演，更靜靜地聽他的唱詞和唸白。居然心領神會，跟着他一步一趨，對身段、板眼、尺寸等都摸着門徑。耿大力知道她是一個可造之才，暗暗的歡